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三十四回 老劍客戲耍眾莊主 赴廣東十老請八卦

上回書正說到：三小夜闖八卦山，毀譽而歸，又冷又氣又寒碇，像鬥敗了的公雞一樣。東方破曉，來到十八棵楊，萬沒想到有這麼多的仇人劫殺。

三個人本來就作不了戰啦，可也只好重振雄威，各亮軍刀。陸地金蛟賀豹，一按刀把頂碰簧，嗆啾啾一聲響，金背鬼頭刀亮將出來，飛身過來，用手點指：「小畜生劉俊，當初你師父董林在北京，一掌打得小太爺吐血，此仇焉能不報？今天我與師弟吳志廣、韓寶等前來殺你，要想活命勢必登天！」說著纏頭裏腦刀就到了，斜肩帶背劈來。穿雲白玉虎劉俊，嘩楞一抖練子鏢，把牙一咬，劍眉雙挑，虎目圓睜，上左滑步，用練子鏢砸賀豹的手腕。賀豹往回一撤刀，往旁邊一閃身，擺金背鬼頭刀急架相還，跟劉俊就打上了，好一場凶殺惡戰。

兩個人的招數加快，賀豹恨不得一刀下去把劉俊宰了。這個時候，鬧海金龍吳志廣一握金背鬼頭刀，刀鞘往身後一別，飛身形過來。賀永賀建章搭茬了：「娃娃躲開，瞧我的。」他一橫自己的三楞分水狼牙鉗：「娃娃，哪裡走！」徐源一分懷杖過來接頭就打，賀建章和徐源就打上了。邵甫把雙鏢亮出來，吳志廣飛身形到近前，跟邵甫也打上了。

鐵背羅漢法禪僧沒過來，他的能耐高。可清風過柳柳葉貓韓忠韓殿遠也沒過來，他為什麼沒過來，他怕叫人家給宰了，因為韓七莊主的能為不成，所以吳志廣過來和邵甫動手，一口金背鬼頭刀，一對短把追風荷葉鏢打在一處，難解難分。

冰天凍地，十分寒冷，一夜奔馳，四肢乏力，三人只有招架之功，沒有還手之力，眼看就得被殺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突然間從西往東來了一頭特殊的驢，啊呀呀呀，前襟胸一掛紫金串鈴，嘩囉囉直響。大家一瞧，這個驢可新鮮哪！確實跟驢那麼大個兒，但是蹄子不一樣，是整蹄子，當中有一道線是白的，就跟牛蹄子一樣。驢哪有半拉蹄的？灰色小驢上面一根毛沒有，全是肉皮，肋骨一根一根的露在外邊。七層毛氈的軟廬，風靡銅的銅蹬，紫檀木的驢軸棍，鑲牛皮的生鞦，鑲牛皮的肚帶，前襟胸一掛紫金鈴，雙合股的籠頭，都是金飾件！您就知道騎驢的這個主兒，絕非一般人物。這驢尾巴上也沒毛，一肉揪，跑起來可真快，飛的一樣。再瞧這驢背上，有個白鬍子老頭，他喊：「閃開點，閃開點，我這驢踢上你，我可不管，我收不住韁繩啦。」

只見這驢直奔當中來了，你不躲開，硬往你身上衝。別看你拿著刀，拿著槍，它不在乎！吳志廣、賀建章、陸地金蛟賀豹縱身形出去，他們在南面一站，三小各自撤傢伙往北面一站，呼呼作喘。

這驢站在當中不走了。驢身上坐的老頭兒，年歲可太大了。這樣的天氣，還是米色長衫，白棉綢褲子、汗衫，挽著袖子，手伸出來跟鷓鴣爪一樣。腳穿寸底的福字履鞋。不過這米色綢長衫不怎麼新，不怎麼漂亮，上邊有砂油點。

老頭赤紅臉，兩道鬚眉，壽星老長，微抬眼臉，二眸金光炯炯，頂都謝沒了，白剪子股的小辮，皺紋堆壘，一字齊口，是位回回大爺。下邊有一尺多長的黃鬍子梢。身後後別一根拐棍兒。其實不是拐棍，三尺六寸長黃銅打制，一頭粗一頭細，都是圓頂兒。這是一種鏢，叫單支點穴鏢，粗頭跟雞蛋那麼粗，細頭跟大拇指肚一樣，分量可真不小。

老頭兒一騙腿下來了：「眾位，你們這是幹什麼哪？大清早起來到這兒練功，大冷的天，你們自己沒有家嗎？不在自己功房裡練，怎麼上這兒練來呀？」這個時候韓殿遠機靈了，一按小片刀把，走過來一晃腦袋：「你是什麼人？竟敢多管閒事。」老人家不以為然：「什麼叫管閒事啊，問問還不成嗎？」「你少問吧，你若要管閒事可別怕趟渾水。」老頭兒一陣狂笑：「哈哈……，怕趟渾水就不管了，你是什麼東西？」「告訴你，這是我四哥，八卦山的四莊主鐵背羅漢法禪僧！你瞧這個，這是我五哥，火眼金睛莫賀永賀建章。再往下問就是我，七莊主清風過柳柳葉貓韓忠韓殿遠。」「哎喲，原來是七莊主爺。」老頭又轉身問徐源三位：「我問問你們仨都姓什麼叫什麼？」徐源一躬到地：「老人家，我家住在山東東昌府巢父林侯家莊，我姓徐名源字子特，闖蕩江湖，有個小小的美稱，叫浪裡雲煙一陣風。這是我的四弟，過渡流星賽電光邵甫邵春然。這是我的小師弟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董林的弟子、穿雲白玉虎劉俊。」「你的師父是誰？」「老人家，我的授業老師是聖手崑崙鎮東俠。」「噢，你是侯廷的徒弟。」「老人家，不錯。」

「你們仨人身為少俠客，應該循規蹈矩遵理守法，怎麼跟山賊打起來了？」

徐源就如此這般，把事情都說了。最後又解釋說：「夜闖八卦山，原是我弟兄三個的不是，可是老莊主把我們放了，他們背著老莊主在此劫殺，好不仗義！」「啊！韓七莊主，你家大莊主放了人家，不管怎麼說，你算長一輩的人物，貴手高抬，讓他們走了不就完了嗎？」「什麼？讓他們走了，哪有這事啊？非宰了他們不可！你知道嗎，董海川與我們八卦山有三次一掌之仇，此仇今日就要報。」「七莊主，你這話可有點不對頭，誰跟你們八卦山有三次一掌之仇啊？」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董林。」「董林現在哪兒呢？」「鐵善寺。」「還是的！你若要報一掌之仇，不會上鐵善寺找董林去嗎？你跟人家的孩子發什麼橫啊。」韓忠心說：我敢去嗎？我去了還不把我拍死！我四哥的腦袋多棒都不成啊。韓忠說：「老頭子，你少管這事，我們一定把他們仨人的命給擱到這兒。」「那我一定要管呢？」「你一定要管，就別說你家七太爺我酸棗眼青紅不分。」「韓忠哪，你也別說想跟我動動手，把我拉到裡頭去，你連我這頭驢都贏不了。」韓忠一翻眼皮：「什麼？一個畜類我都贏不了？」「不信你就過來試試。」老頭拿手衝著驢一指，韓忠就瞧這驢猛得一下躡過來，一抬前蹄照著韓忠的腦袋就拍下來了。敢情這驢聽老頭兒的話，老頭讓它幹什麼它就幹什麼。要說韓忠真不含糊，急忙往旁邊一閃，沒想到這驢前蹄沒往下落，它一轉身，就斜了過來，一抬屁股，壓子起來，照著韓忠心口窩就一下，好惡！差點沒踢上。韓忠心說：這驢比人都靈哪！

韓忠一撤步，原來這驢近幾天腸胃不和，一擦這沒毛的尾巴，撲——一個屁，把草渣子全都崩出來了，崩了韓忠一臉一身。韓殿遠氣的三屍神暴跳，五陵豪騰空，他邊用手擦臉上的糞渣子邊說：「哎喲，好畜牲。」韓忠揮刀就紮，老人家一點手：「靠邊去。」這驢可聽話，嘩嘩嘩一邊去了。徐源、邵甫、劉俊在一旁不好意思笑出來，心說：老頭兒讓這驢就把韓忠給戲耍了，你韓忠身為八卦山的七莊主什麼都不懂，這驢要沒兩下子，老頭能讓它過來嗎？

看這鞍轡嚼環所有驢身上的東西，價值連城，老頭要不喜歡這驢，能花這麼大的錢買嗎？

韓忠可急眼了：「老匹夫，你敢讓這驢戲耍你家七太爺，我要你的命。」

蹦起來給這老頭就一刀。老頭兒把臉往下一沉：「不要臉的東西辱罵老夫！」

也沒看這老頭怎麼揚手，好像他那米色綢長衫的袖口長點，拿這袖口往上這麼一擰勁兒，嚟！韓忠這口刀就飛了。老頭往下一耷拉胳膊，在韓忠的心窩一蹭，韓忠就出去一溜滾兒，跟扔個小雞兒似的。老人家「哼」了一聲：「可惡的蠢才，你要幹什麼啊？」韓忠鯉魚打挺起來：「我的刀哪？」這個時候賀永賀建章過來，他心說：老七呀，你可真不懂事，看這老頭的樣子也是遊戲三昧的風塵劍客，你惹得起嗎！他到了這位老人家的面前抱拳拱手：「老英雄，您一定要管我們的這事情嗎？」這位老爺子一笑：「哈哈，你是五莊主，誰讓我趕上了呢？我要不趕上，絕對管不著，既然趕上了，沒別的，五莊主，你就賞個臉兒吧，怎麼著你也得成全我老頭子啊。」「老朋友，那不成，我們是仇殺。」「好，我也不勉強。這樣，我練兩手功夫，如果說我練上來了，你們雙方不論哪邊也得練上來，我騎上驢就走，不管你兩家之事，這手功夫我要練完了，你們雙方練不上來，哈哈，咱們就一笑了結，今天這事就算是一天雲霧散了。五莊主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法禪還算明白，始終沒過來。韓忠抹著驢糞渣子，不敢過來了，他心裡罵，惹不起呀，就這一下，我這屁股蹲得這個疼！賀永點頭：「好吧，老朋友，你把功夫練上來，我們大家一看真好，知道您是世外高人，我們就衝著您了。」

老頭兒一伸手把身後這單支點穴鏢拿出來了。這兒是雪地，雪底下是山地，把鏢往雪地上一立：「你們眾位上眼啊。」用左手

的二姆手指一按這單支點穴鏢粗頭的饅頭頂，往後一撒手，右手一領海下銀髯，說了一聲：「嗨——」就看這單支點穴鏢隨著老頭兒的一個手指頭往地裡插，刷的一下，離地皮兒還有半紮。這可是山地，並且還下了雪，點穴鏢不帶打停頓的，就跟刀進鞘一樣，釘到地皮兒下面了。

韓忠一瞧，哎喲我的姥姥，這下要杵我腦袋上，就我這小糟腦袋跟面窩瓜似的，非杵個窟窿不成！賀永和法禪一瞧，可了不得，這老頭兒太凶了。

再看這老頭用倆手指頭，夾住了這銅頭兒，往上一使勁兒，刷的一下，把這山地的土帶下足有一二尺見方一大塊來，嗚——，哎呀，就這一下嚇得法禪、賀永、韓殿遠魂飛膽裂！「老英雄，您的本領高強，武藝出眾，我們爺們敬佩了，敢問英雄家住哪裡，姓甚名誰？您能給我們說說嗎？」

這位老人家提起來那可是大大有名啊。他家住在北京城牛街清真寺，是個清真教的回回大爺，姓金單字名元，他是清真寺的篩海，江湖也都管他叫老篩海爺。他有一個叔伯師兄，家住在河南衛輝府牛圈村，姓馬單字名駿，排行在四，闖蕩江湖有個美稱，叫道秉清真術傳天外、西域大俠馬四爺。像馬四爺的本事，可以說是上上的人物了。身為清真門的門長，論馬四爺的能耐，跟他師弟金元的能耐，可不能拉平啊。如果說馬四爺是一流人物，那麼老篩海爺金元，也就是五六等人物，雖說師兄弟，能耐還差得遠著呢。可是這老篩海爺金元就不得了了，掌中的單支點穴鏢，熟鋼打造，分量也重，能為也好，內外兩家俱臻絕頂。

在牛街清真寺，他的北隔壁是個豆腐坊，每天老篩海爺在北房裡頭沒有事了，帶著幾個晚生下輩談論談論武藝，靜了就是自己喝點茶，可總聽見北隔壁這院裡頭有噠、噠的聲音，響得非常的沉。老篩海爺一想：一個豆腐坊買頭小驢，拉著盤小磨，不管做豆腐還是熬漿，也不致於噠、噠的老響啊？

如果要是響一天兩天，那麼老篩海爺也就不注意了。這天，老篩海爺在清真寺門口外頭站著，嗨，可巧這豆腐坊的王二爺正回家。「喲，老爸爸，你早啊。」

「噢，王二爺，你這買賣不錯啊！」「托您的福，咱這買賣還是……夠吃的。」

「那就好哎，我聽你這院裡頭天天噠噠的響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「哎喲，老爸爸，吵了您啦？」「不，吵我不吵我沒關係，我就問問怎麼回事。」「嗨，您可別提了，貪便宜受害。我先頭那頭驢老了，我說得了，把它賣到湯鍋去我再買一頭，結果我買來個比較小點的驢，就是蹄子大點，這四個蹄，老跟茶碗那麼大，走道笨點。我看這驢很有勁，得，也便宜，反正咱們也不騎它，不要快，只要能拉磨就成，結果呀，我花了一兩四錢銀子，把這驢買回來了。」

要說它幹活還是成，可是有一樣，它這蹄子是越來越大。您不信，老爸爸您上我那兒瞧瞧去，這驢蹄子現在都成了小三號盆啦，走起來更笨重了，把那磨道都砸了個大坑。它這蹄子落到坑裡頭，也真有准。勁還有，就是有一樣，它太笨了。我說把它賣了吧，人家沒人要了，我就湊合著使吧。」「嗯，這蹄子什麼樣啊？」「嗨，這蹄子，就是挺大的，倭瓜盤似的，這蹄子下淨土也黑了，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。我請過獸醫大夫給瞧過，結果也瞧不出來，也不敢動。」「啊，你帶著我去看看。」「哎喲，老爸爸，您看看去。」

王二爺領著老篩海爺可就進了他的豆腐坊了，來到後院，東房三間，這裡是磨房，等進來一看，見這驢正在拉水磨，一家子幹活呢。見到老篩海爺都過來請安：「老爸爸起得早。」「唉，大傢伙兒都挺辛苦的啊，你叫這驢停住。」驢停住不走了，老篩海爺伸手一摸這驢的骨架，這個驢渾身灰色，有點發紅，身上沒多少毛，但是驢十分雄壯，個也不小，猛一瞧像個驢子似的，就是它這蹄子，唉呀，太大了。往四外長，起碼有這麼半紮多厚，可不是嗎，個大，倭瓜盤似的，把地都砸成坑了。凡有蹄子窩，就是個大坑，它一步一邁還正合適，正落在坑裡，老篩海爺過來掐住這驢的下嘴唇兒，齧開它的上嘴唇，往嘴裡瞧了瞧，便說道：「很年輕啊，邊牙啊，跟小伙兒一樣。」左手揪住這驢的七寸，攥住了往起這麼一翻，拿手彈了彈這蹄子，跟鐵的一樣，起碼這一個蹄子，三十斤不止。摸了摸這驢的筋骨，十分健壯。「王二爺，你看這種驢，你要到驛馬市牽頭好的來，也是這個口的，要多少錢哪？」「過不去十兩銀子，七八兩就行。」「嗯，你等著啊！你先讓它幹活，我收拾收拾，你把這驢賣給我。」「唉，老爸爸您要，您就牽過去吧。」「不，我給你銀子，你買去，買什麼樣算什麼樣，花多少錢，我給你驢價，餘外我再給你十兩八兩的，給你添個豆腐本兒。」「哎喲，老爸爸，謝謝您了，您買它幹什麼使啊？」「哈哈，這個你就甭管了。」

老篩海爺說好了以後，就回來了，老人家找了間空房，讓底下人把這空房收拾得乾乾淨淨，做了一個小木槽，細麩子細料全都買來了。在這槽上頭有根木棍，這就是控牲口使的。這樣，老篩海爺拿著銀子來了，告訴王二爺：「我這有紋銀四十兩，你買去吧。剩下的歸你，你把這驢給我牽過來吧。」

「哎呀，老爸爸，用不了這麼多錢哪！得了，您就給我十兩銀子吧。」「哈哈，別客氣，我怎麼說你就怎麼辦。」「那我謝謝您了。」一家子歡天喜地，當時把水磨就停住了，卸磨，把驢牽到清真寺，在小空房子裡頭把驢控好了。

老篩海爺讓底下人準備，自己親自監督，每天盡是好東西：細麩子細料、黃酒、再攪點香油滑腸啊，每天到了時候，讓人拉出去溜個彎兒，然後回來喂上，到時候飲，到時候喂，這叫食水調合。沒幾天，這驢就顯得水靈多了。

老篩海爺找了王二爺問：「你這一天賣幾套豆腐啊？」「兩套。噢，早晨起來這鍋漿，就是一套豆腐。」老篩海爺說：「好吧，你給我記上錢，明天早晨起這鍋漿熬出來別點鹵，讓它多見幾個開，拿大木桶你給這挑過來，我給你一套豆腐錢。你做出豆腐來賣出去賺多少錢？」王二爺說：「我這一套四五兩銀子。」「好好，我給你五兩。你願意做你接茬再做，我就不管了。」

王二爺也不知道老篩海爺要幹什麼。第二天老五，王二爺就用大木桶給挑過來了。篩海爺把驢拉到院中，預備了兩個壺，打發兩個底下人，拿這壺灌滿了漿，又從這壺嘴裡頭把這熱豆漿，慢慢、慢慢地往驢蹄子裡滲。這一鍋漿把這四個蹄子全都滲過來了，然後把驢拉進去了，給了王二爺錢，囑咐明天接著送。第二天又送。天天如此，半個多月呀，這蹄子軟和了。老篩海爺親自拿刀慢慢、慢慢地給它一點一點地往下削。這四個蹄子全削下來，就將近半年的工夫了。削到根底下挨上鐵蹄啦，黑亮黑亮的，給它切了切掌，釘好了以後，再把這小驢拉出來。背上氈子軟墊，老篩海爺就在清真寺門口騎上驢一直往南。哎喲，老篩海爺輕輕地拿手一拍它，這個驢好像感激自己的主人，耳朵這麼一支楞。啊呀呀……電掣風馳，快極了！轉目之間，就奔右安門來了。出了右安門，越過了吊橋，過了關廂，到了曠野荒郊之外，這驢更放開步了。篩海爺這高興啊，真是一條寶駒呀。給它進了個名叫「千里追風騎」。但是有一樣，這個驢不愛長毛，只是尾巴上有一點毛，這頭驢沒事就回過頭來，拿嘴咬它這尾巴。後來老人家一賭氣，用鑷子把尾巴上的毛都給拔去了，成個大肉犄角，後來時間一長，人們都知道老篩海爺有一匹千里追風騎。

這一次，老篩海爺幹嘛來了？老篩海爺沒事兒，就是遊山逛景。他從北京出來以後，打算到河南衛輝府牛圈村探望探望老師兄，結果到了馬四爺的家裡頭，馬四爺不在。家人馬祿把老篩海爺請到裡邊，把驢拉進去，拴到槽頭。老篩海爺拜望了馬四奶奶這位老嫂子，叔嫂之間說了會兒話，老太太才告訴老篩海爺：「你四哥呀，也出去不少年了，落在江西，還沒回來呢。」

這樣，老篩海爺在這住了幾天，辭別了老嫂子，信馬由韉騎著驢各處遊逛。

到了江南以後，才聽說北京城出了個人物，雍親王府的教師爺兩次杭州播掌震法禪僧，北高峰獻藝，賀號鎮八方紫面崑崙俠。老篩海爺一想：喝！

我眼皮底下出了這樣的人物，我都不知道，將來回到北京城，我得訪訪他。

現在，老篩海爺才知道童海川奉聖命，陪著皇子出來捉拿二小、請國寶，已經杭州下西南奔雲南了，老篩海爺也奔雲南來了。半道上難免碰上武林的同道，所以也知道九月九重陽會的事情，而且，重陽會那天老篩海爺也去了，他把驢放在孤兒山下，順著山道不走正面，從旁邊越著山邊就上去了，叭在北大殿後頭的中脊上，探著頭往下瞧，所有鐵善寺的經過，全都看到了，好一場驚心動魄的門戶之爭。到最後童海川跟濟慈拚命的時候，人家老篩海爺可不管。老篩海爺想：我要管，那麼就得管住這件事，我這麼大

的年紀，離著那月台又太遠，等我一喝喊，那兒死了，我要再過去，虎頭蛇尾多寒碜啊，乾脆我不管。實際上老師海爺在這呆著的時候，南配殿的後層坡也有人，在這大帳篷的上頭天井這兒，也有人，天井這兒就是亞然和尚。其實一共有五位高人都在這盯著瞧著喲！這件事情完了以後，老師海爺並沒走，他知道童海川還要跟八卦山鬧事，所以自己找地方住下，每天出來遊逛。在北方幾省呆的年數多了，乍到江南，山明水秀，喝，老師海爺也很痛快。沒想到這幾日變了天，下起雪來，老師海爺又喜歡踏雪尋梅，這樣才在這一帶轉轉，打算看看梅花，瞧瞧雪景。三小夜闖八卦山時，老師海爺也進山了，老師海也有水衣水靠，三小出山，老師海爺也出來了，老人心說：這仨孩子找死哪！

難道人家不會坐著船出來劫你們？結果到十八棵楊樹這兒，仨人真叫人劫住了。老師海爺看見了，騎上驢，用驢這麼一衝，才把韓殿遠、賀永、法禪、韓寶、吳志廣、雷春、賀豹這些人給衝開。見到三小站住了，老師海爺又施展驚人技藝，警告三位莊主。果然，這誰辦得到？下著雪的這山地，三尺六寸長的銅棍，就這麼一杵，一下就下去了，沒點真功夫成嗎！你往外拽，沒點真力氣成嗎？你看著挺輕鬆，挺自如，實際上那有內力在啊！到現在一問老師海爺名姓，老師海爺哈哈大笑：「道出老夫的名姓，嚇破你們的苦膽，所以，老夫的名姓你們不配問。我這手功夫你們要練得上來，你們就動手，我不管，練不上來，乖乖的聽話，俯身貼耳給我回去。」五莊主火眼金睛莫賀賀建章就知道不行了，再打也沒意思了。便說：「老朋友，我們衝著你了。」「哈哈，這便才是，幾位莊主請吧！」「好吧，四哥，咱們回去吧。」

呼哨一聲響，眾兵丁從十八棵楊樹撤下來，上船回去了。

老師海爺把單支點穴鏢往絨繩裡一別：「你們三人過來，你們叫什麼名字？」三個人通罷姓名，老師海爺道：「噢，你們兩人是侯振遠的徒弟，你是童林的徒弟呀？」「不錯。」老師海爺明白，自己跟侯振遠可有關係。

原來侯振遠是父傳子授的能為，他父親家傳一百零八招青龍劍，這龍淵古劍就是父親給的，那麼實際上他這一百零八招青龍劍是誰教的？父親可沒教多少，真正教他的主兒，就是老師海爺金元的師兄、清真老門長馬駿，馬四爸的大徒弟就是侯振遠。這樣一來，徐源、邵甫就是老師海爺的師孫，老師海爺可不提這事，因為哥哥馬四爸不讓提。「你們三個人有什麼能為，鐵善寺住著你們的父輩和那麼多的人，他們不來就沒有達到李昆的目的，李昆的意思是預備窩弓擒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鱷魚，他估著拿住你們的師父侯振遠、童林，並不指望拿住你們仨啊？如果你們來了，露臉也可以，可現在這不是給你們仨人的師父丟人嗎？」劉俊低著頭，臉臊得跟紅布似的，一句話說不出來。徐源一躬到地：「老前輩，您老人家一定是高人，在十八棵楊樹救了我弟兄仨人，我們沒齒不忘，老人家您可能是施恩不望報，您責備我們，我們俯首恭聽。但是有一樣，您能不能把名姓告訴我們，我們回去之後，也要跟師父提出來，將來好給您道謝啊。」「哈哈，道謝，我不指望，我的名姓一定告訴你們，我家住在北京城南城牛街清真寺，我姓金名字叫金元，江湖人稱老師海爺的便是。」「哎喲，老前輩啊，我們給您請安了。」老師海爺往旁邊一閃身：「不用磕頭了，我們清真不受禮。」「那麼我們就給您請安，您的話我們弟兄仨人聽得明白。」「那好，回去跟你們師父提提，李昆有個至交，是他最好的朋友啊。」「是誰呀？」「要把這個人請出來，他來了能為你們雙方說和此事。」「您提的是誰呀，老人家？」「此人人家住在廣東龍門縣青龍街，開了個八卦堂藥舖，人稱頭頂太極、腳踩八卦、乾坤妙手王十古。」劉俊一聽心想：我閉著眼都能摸了去，我在那住了十二年，那是我第一位授業恩師啊。又聽老師海爺道「你們仨人記住這個人，回去讓他們把王十古請出來，王十古到了雲南，這件事情就能完結，國寶得以還朝，二寇可以被擒。王十古不到，這事不好辦。」老師海爺一撮下嘴唇，小驢過來，一騙腿上了小驢，襠裡一合勁兒，噓噓噓，轉眼之間踏著雪花蹤影不見了。

三小立刻腳底下攢勁回轉鐵善寺，直奔孤兒山下。順著山口往上走，越過蜜蜂嶺，直接到山門。剛進山門，有幾個門頭僧人跑出來了：「彌陀佛，三位少俠客，裡面都鬧翻天了！一夜之間你們哥仨丟了，廟裡找人哪！你們趕緊去吧。」劉俊心說：這漏子小不了！哥仨點頭答言，狼狽不堪一直來到東配殿，挑簾子進來。王爺連同所有眾群俠、亞然和尚、濟慈全都都在這兒呢，哥仨過去，給王爺一磕頭，給眾位師伯、師叔、師爺們行禮，往這一站。童林心疼徒弟，一看這仨人啊，像是受委屈了，海川問：「徐源啊，你們仨人昨天干什麼去的？背著為師等眾人一夜不歸，私自行動。」「這個……」徐源沒敢說話，「你們倒是說話呀？」海川一瞪眼，徐源更不敢言語了。老俠侯振遠過來了：「賢弟，你先等等，先別著急。」王爺也攔：「海川啊，你先別跟仨孩子鬧脾氣。」王爺又慢聲細氣地問徐源：「你們昨晚到底上哪兒去了？」侯老俠也追問：「三個人幹什麼去了？」「是啊，王爺問你們呢，你們仨人幹什麼去了？」徐源一躬到地：「師父，我們小哥哥仨上一趟八卦山。」

「什麼時候去的？到那遇到什麼事？怎麼回事？好好的說一說。」徐源就從弟兄倆怎麼起意開始，把事情都說了。徐源、邵甫很明白，得把事情往身上攬，不能把人家劉俊攔在裡頭。一直說到夜闖八卦山，怎麼從巡邏船奔船塢，怎麼從船塢上山。怎麼換衣服，怎麼進去的，怎麼迷路，怎麼跟著打更的到中央戊土大廳，怎麼看見秋師大爺，他們九位在那兒喝酒，人家胡二爺怎麼拿的仨人，李昆怎麼放的，又敘說了在船塢一戰。他們來了，我們怎麼跑的，最後在十八棵楊樹怎麼動手，眼看著跑不了了，老師海爺金元老劍客爺來了，救了我弟兄三個人，把他們都給趕跑。老師海爺又提出來必須奔廣東請老俠王十古，此事方能解決。韓寶、吳志廣都和我們動手了。侯老俠點頭：「啊，你們三個也挺勞累的，下去休息吧。」其實哥倆都疼孩子，但是說話的方式不同，老人家侯振遠說話滿臉春風，三個孩子敢說話，童林一瞪眼，三個人不敢言語。三個行完禮下去，來到屋中，劉俊往那一坐直歎息。徐源瞪他一眼：「你歎息什麼？」「三哥，我說不去不去，您非讓去，您看到現在，這人不人鬼不鬼的。」徐源反倒說：「你呆著吧！咱們立功了，你不懂，你聽信吧。」是的，三小一走，老俠侯振遠跟海川商量了：「你疼孩子不疼？我相信你疼，可是有一樣，你對孩子發這麼大的脾氣，這恐怕不大好，他們有話都不敢說了。就說劉俊這孩子，冒著這麼大的風雪，擔著這麼大的風險，給你捎書信不給你丟臉，夜晚之間進山，冒著寒冷的天氣，不避艱難險阻，為了早日還朝完案，他們生死置於度外，這是頭一條功勞。二一條功勞。船塢一動手，這是第二次冒死。三條功勞，十八棵楊樹被困，有老前輩金老劍客爺給救了，沒有金老劍客爺，三個孩子命就搭上了。為誰呀？為你呀！你反過來這樣對待他們哪，這就不好了吧！再說這仨孩子還立了一大功，老師海爺金元提出一件事來，廣東龍門縣請老俠王十古從中斡旋，兩造裡言歸於好，不傷人，不流血，得取國寶，把二小押進朝堂。這你得省多大勁啊！不但無罪，而且有功啊。王爺，眾位哥哥，您說我說的對不對啊。」王爺心說：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，當著這麼些人，該數落數落這位兄弟，這位兄弟現在正是年輕氣盛的時候。海川也感激佩服，有這麼句話：「樂有賢父兄，一個人有一個好爸爸或者是好哥哥來規勸自己，來說教自己，讓自己往正道走，那麼這個人就很幸福。童林現在就遇上位好哥哥了，海川點頭：「哥哥您說我太對了，我這人就是嘴急，其實我心裡倒不是那意思，我一生氣他們就害怕。」「還是的。」王爺很高興，又轉身喊：「孔秀啊。」孔秀趕忙過來：「唔呀，王爺。」「哎，你去，見著他們哥仨，就說你師父，連同本爵和你師伯們，大家都說了，這一次他們哥兒仨冒風雪夜闖八卦山，擔著這麼大的風險，很是受累了。你去安慰安慰他們。」「好了，吾這就去。」

孔秀來到三人的住處，進屋一看，三個人那兒都噙著嘴。「唔呀，師哥們不要噙嘴了，你們得了好了，王爺讓我來告訴你們仨人，代表師父傳話，謝謝你們。」徐源、邵甫一聽：「師弟，怎麼樣？」劉俊也高興了：「嗨，三哥，到底您還是有高的。」

「對，以後你聽我的沒錯。」「不，我以後不能聽您的了，您淨給我瞎馬騎。」三人心情高興了，孔秀回去稟明王爺。

再說王爺等人，等孔秀走後繼續商量如何攻打八卦山之事。老俠侯振遠對王爺說：「您看，現在連老師海爺金元這樣的武林高手，都在周圍看著我們乾些什麼。當年武林道的老前輩互相支援，互相尊敬，昌盛武林，取長補短，各家武術都蒸蒸日上，難道說，到我們這一代就兄弟鬩牆，手足變目嗎？真的通過這國寶、二小之事跟八卦山鬧起來，殺人流血引起門戶之爭，也跟鐵善寺似的嗎？鐵善寺的事可叫人笑話啊！老前輩們人家在旁邊看著呢！我看提出請老俠王十古這還是對頭的。」王爺聽了侯振遠的話點頭道：「是啊，應該請這位王老俠。」水晶長老亞然和尚合掌打問訊：「彌陀佛，眾位，我跟廣東的王老俠有一面之緣啊，老俠王十古來到雲南一帶遊歷，這話遠在二十幾年前了，那時在鐵善寺小住十幾日，我跟他盤桓過。這個人算少林寺的入室弟子，幼年之

問三人嵩山，得了人家的天罡鞭鞭圖三十六路，在大殿的匾後頭又得了人家少林寺鎮寺之寶人骨寶鞭，能為確實好。據他說好像他在八卦山也住了很長的時間，才到鐵善寺來拜望的。那個時候老僧還在廟中，因此有些交情。我看王爺，大傢伙兒要贊成的話，咱們把王十古請出來太好了。」海川說：「我跟王老俠雖然不認得，但是，他冒然間給我寫信，把徒弟介紹給我，劉俊是他教的，我們倆算是親家啊，我的事就是他的事啊。」

大傢伙兒這麼一聽，認為這也倒是一層關係，大家商量，決定要到廣東去請王十古。那麼讓誰去啊？亞然和尚說：「這麼辦，我跟王老俠當初有一面之緣，貧僧做識途老馬，我去。咱們多去幾位道高德重的，人多臉重，大傢伙兒一塊去了，人家王老俠能來，一個人去了就不好辦。」最後決定有水晶長老亞然、和尚普照、風流俠張鼎、賽判飛行俠苗澤、左臂神刀丙南公洪利和畫地無形隱逸俠甘雨甘鳳池、過海烏龍展大旺，以及海川等十個人前去拜請。

十人中有九位都到了歲數了，都是老人，就是童林年輕。那麼童林也就算星星跟著月亮走，沾點神光了。定好了以後，海川問於爺：「老哥哥，請老俠王十古，您老人家怎麼不去呀？」老俠一笑：「噢，嘿嘿嘿，海川哪，你可真是的，叫哥哥怎麼說呢？都去了，王爺誰來保護？哥哥我在家保護王爺。」

海川恍然大悟：「哎喲喝！還是哥哥您高瞻遠矚，老成持重，經驗豐富，你說得對呀，我把這一層忘了，看來哥哥，你就在廟裡頭保護王爺吧。」「哎，哈哈，王爺出事，衝哥哥我說。」海川連連給作揖道謝，侯振遠老俠也給道謝，實際上滿不是那麼回事。於爺怎麼想的？八卦山不就是個混元俠逍遙叟李昆嗎？不是姓於的說句大話，甯說還有眾位，就算沒有眾位，我老頭子一個人就憑這兩個巴掌，我也得把這韓寶、吳志廣打出來，我也能把國寶要出！有王十古幹什麼？這才是於老俠的真實思想。相反的，您說請王十古，我決不反對，但是我不去，王十古也是個人物，我於成也是個人物。當然，王十古這個人物我很敬佩，我幹嘛千里迢迢去請他呀，別人去我不管，我不去。但這話沒法往外說。商量定了，海川就親自找到劉俊：「俊哥，我們老爺兒十位要去廣東，看你師父王十古去，也可能把他請來，你有事嗎？」劉俊搖頭：「您去吧。問我師娘，師兄好就成了，我沒有別的事兒。」「好啦。」

第二天一清早，銀兩路費帶足，兵刃帶著，十位從打鐵善寺起身形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趕奔廣東龍門縣。這天，太陽快壓山了，暮景蒼茫，晚風四起，倦鳥歸林，牧牛童橫騎牛背，手拿笛笛，野調信口吹。爺兒十位知道前頭黑壓壓霧沉沉的，這個大鎮店就是青龍街。這樣，他們便來到青龍街的西口。這是個大村子，街道很整齊。天都黑了，上人家去不大好，爺幾個商量，乾脆先住店，有什麼話明天再說。正巧路南有座大店，橫匾上寫著：高升店王家老店。店門開放，門燈掛起，伙計在門口讓座：「爺兒幾個住店嗎？再往下走可就錯過宿頭了。咱們王家老店南北通衢，東西交流，不瞞您說，咱們這店年陳日久，四遠馳名，現有的房間都是新裱糊的，四白落地，十分乾淨，一個蟲子蚊子蠅子臭蟲都沒有，吃的完全都是京味大菜，您請吧，跨院也有，上房也有。」「彌陀佛！好。伙計，有寬綽一點的跨院嗎？」「有您哪，您隨我來。」伙計說著，把他們老十位帶進來，一直來到東邊的跨院北房。調擺桌椅，大傢伙兒擦臉漱口梳頭，伙計問：「你們老幾位吃飯嗎？吃葷的還是吃素啊？」「哎，無外乎牛羊二肉。」時間不大，飯菜擺上來，老十位全坐下了，水晶長老亞然和尚是出家人，店裡準備了些炒麵筋、醃花生豆的素食。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，海川看了看這伙計，也就在二十多歲，細高挑挺乾淨，穿著打扮也麻利，便問：「伙計，你貴姓？」

「我姓王。」「噢，你是這兒本鎮的人嗎？」「沒錯，哈哈，連我們開店的掌櫃的，也姓王，咱們青龍街如果有十戶人家得有九戶姓王。」「噢，要是那樣說，你們都是一家子了？」「不，我們這兒有中街王，還有後街王，有前街王。雖然都姓王，同姓各宗。咱們青龍街這正街的王，是一個王，南街一個王，後街一個王。」「噢，那我跟你打聽個人。」「您打聽吧，凡是我們青龍街的，您隨便打聽，我都知道。」海川點頭：「請問。王十古在哪兒住啊？」「哎喲喝！您這人怎麼這麼楞啊，您這是怎麼說話呢？」「哎？我問問你，我哪句話說錯了，您不愛聽了？」「您叫我們老祖宗的名字，我就不愛聽了。說真的，我們是三家王，但是有一樣，我們這三家王跟一家一個樣。您提的這位，是我們青龍街的活祖宗。拿我說，怎麼說呢，我管他老人家就沒法叫了，就叫老祖宗。他管我呢，也沒法叫。叫孫子？不行。叫重孫子？曾孫子？孫泥？孫渣子？這都不行啊。比方這麼句話吧，我們這老祖宗要百年之後，他出殯的時候，按一輩孝袍子上釘個紅布帶算，要到了我這輩了，乾脆，釘紅布帶就不成了，渾身上下釘滿了都不成。只能做一件紅大衫，外頭罩一個細魚網，往身上一披，也就是說一個網眼算一輩，他的輩兒太高了。」「哎喲喝，是這樣啊！這我可真對不起您，我不能叫他的名字。」

「對了，對了。哎，真的，您很年輕，您三十來歲，您跟他什麼交情？」「啊，那是我哥哥。」「哈，您這人說話可太不客氣了！嘿，我剛說那是我們活祖宗，您這會兒又說您跟他是哥們。」爺兒幾個也不好意思笑。海川道：「伙計，我不是跟你鬧著玩，確實是這樣，他的徒弟也就是我的徒弟，可是不是哥兒們嗎？」「那我告訴您得了，明天您要去，一清早起來，一直往正東，過十字街到東口，路北那兒有一片房子，都是他老人家一個人的。正當中的大門洞，那是他們的家，門洞裡頭東屋，就是老人家的門診部，西屋上頭有塊小匾，綠字『八卦堂藥鋪』。這屋瞧病，那屋裡頭抓藥。」「哈哈，伙計，你們這位老祖宗真會賺錢啊！」「您這叫什麼話？」「你看，可不是會賺錢嗎，自己開的藥方，讓人家病人上自己的藥鋪裡抓藥，那還不足夠的坑人啊！」「我說您這人怎麼這麼說話呀？我一個做伙計的，不能跟您反對，相反您說這話太難聽了，您知道我們老祖宗怎麼回事嗎？您可真是的！我們老祖宗不是不坑人，分坑誰，圍著我們附近三十里、五十里、百八十里的，要論脈案的話，我們老爺子考第一，也甯管內科、外科、婦科、小兒科、耳、眼、鼻、喉、五官科，到他手裡頭，沒有治不好的。我們老爺子說過這麼句話：『天下沒有治不了的病』，這是人家老中醫的一句話呀。按中醫來說，凡人身上的病，就有治，說你治不好，那就不投藥，不得要領，下藥不對，所以你這藥下去治不了他這病。相反病因對了，下藥也對了，沒有治不好的病症。當然，這個病嘛，治的力量越大，發現的這新鮮病也越多，這也是一個道理啊。我們老爺子瞧病對貧民不取利。您打聽去，凡是窮苦人到那瞧完病，連錢都甯給。」「要叫你這麼一說，你們這位老爺子一年得拿出多少錢來往外賠呀？」賠呀？沒那事。這本地大財主多極了，再有那欺壓鄉黨、魚肉鄉里、為富不仁的老財要得了病，行了，有他一個人就可以了，我們老爺子給他瞧病，比如說他這病是二成，頭一付藥下去就六成了。」「喲，怎麼回事？」「哈哈，怎麼回事？讓他病鬧的凶點，說你這病我得包治，你得給三萬兩白銀，沒有三萬兩銀子好不了。好，這叫窮人吃藥富人還錢。」「啊，伙計，這還是真有點意思。」「多新鮮啊！我們老爺手底下治一個好一個，沒有一個治不好的，哈哈，您知道嗎？不是庸醫殺人，記住兩個驗方，看了看脈相書，跟著就給人家號脈去，能給人家藥吃，治不好，也給藥死，那可不行。」伙計把這事情一說，大家哈哈一笑。吃完飯以後，喝茶休息。

第二天一清早起來，擦臉，漱口，算完了店飯賬，多給伙計一點小費，爺幾個出來。亞然和尚帶著他們大家往東來，越過十字街往前走，來到東口路北。看見老俠王十古的房子前門在中街，後門直通後街，甲第連雲，房子很多呀。靠前街這一溜就是八間房，偏東一點是大門，上有門燈，下有懶凳，上下馬石，三層台階，一邊四棵門槐，東邊的大廈是走馬門。就在這正門往西靠牆根，一拉溜有托著腮幫子的、有捂著腰的、有哼哼唉喲的、有倆人架著的、有預備門板抬來的、有背來的、攬來的。大門開著，果然這門洞裡靠東邊，當中有個門，門外頭有一張桌子，門裡頭有一把椅子，就堵著這個門。

桌子上頭有脈枕，還有紙筆墨硯，旁邊有個凳，是病人坐的。就這門洞裡頭一個門上，掛著是米須的斑竹簾，門上頭有一塊匾，木質很講究，當中三個字：八卦堂。在八卦堂的上邊有兩個小字：廣東。門簾掛著，看不見有人往裡去，就在這瞧病的桌子旁邊，站著一個人，手裡頭拿著一疊子紙條。這個人五十多歲，大高個，大奔兒頭，紫紅一張臉兒，紅紅的眼眶，眼珠兒發黃，花白剪子股小辮，一身藍煞著絨繩，腳底下薄底兒的靴子，他就是老俠王十古的大弟子，金睛紅龍應太和。看這意思，王老俠還沒從院子裡頭出來呢。

應太和拿著這疊紙條，到了門口，從頭一位病人開始撒條，一個一個，可能這白紙條上頭有號碼，一位一位的叫，一直發到最

後回來了。他把剩下的紙條壓在桌上就進了院子，一會兒的工夫，陪著老人往外走。

亞然和尚用手一指：「您看，這位就是。」「哎呀！」哥兒幾個隨著亞然和尚的手這麼一瞧，喝，王老俠好精神哪！中等身材略高一點，八十多歲，這麼大的年紀，腰板不塌，雙肩抱攏，米色綢子長衫乾淨極了，白綿綢的褲子汗衫，高挽著的袖面，腰裡係著絨繩，寸底的粉底大紅緞子朱履鞋，上納五福捧壽，紅緞子沿邊。往臉上觀瞧，面似晚霞，紅中透粉，粉中透潤，皺紋堆壘，精神矍鑠，兩道顰眉斜飛入天蒼，壽毫微長，微開眼臉，二眸子金光閃閃亞賽兩盞金燈，鼻如玉柱，唇似丹霞，大耳有輪，頷下一部銀鬚苦滿在前胸，不散不亂，根根整齊，白剪子股的小辮，頂已謝了。老人家步履矯健，應太和陪著來到門洞，老人歸座位，把桌子趕到門口，第一號由打外頭進來。「老爺子您早啊。」「坐下，坐下，見好嗎？」「好多了您哪。」

「你呀，再有一付藥就齊了，坐下我給你號號脈。」病人胳膊放在脈枕上，老人家閉著眼睛一號脈，中醫講究望、聞、問、切呀。號完了以後，拿起筆來開藥方，讓病人去抓藥，跟著叫第二號。慢慢的一個個往下瞧，順順當當的，人們出來都是高高興興的。這一瞧就到晌午了。金睛紅龍應太和到門口一瞧，沒人了，一擺手，老俠王十古一推桌子站起來，正要往裡走，亞然和尚合掌打問訊：「彌陀佛，王老俠客，王施主，別來無恙啊。」「哎喲喝，哈哈，是哪位啊？」亞然和尚說：「老施主，你不認得我了？貧僧亞然哪。」

「哎喲喝，先輩！」王十古連連的拱手作揖：「這是哪一陣香風把前輩吹到寒舍？恕過王某未曾遠迎，恕罪，恕罪。」「老俠你太客氣了，這一次不是貧僧我自己來拜訪，我還同著一些朋友來的。」「大伙兒請吧。」王十古就知道這裡有事，約請大家往裡走。

進門迎面是個影壁，往西是四扇綠油漆灑金星的屏風門，門口四個字：齋莊中正。當中兩扇開著，等大伙兒由打這屏風門外頭進來一看，院裡頭豁然明亮，磚墻的院子十分講究，各房屋都是抄手的游廊，朱紅油漆的抱柱，北大廳足有七間門面，東西房也有五間的門面，這裡不僅有住人的房，還有存藥的庫房。再往後，兩旁邊有箭道，一層院子一層院子，東西有跨院有花園，牆腳下栽種著奇花異草，濃郁花香。應太和把簾子撩起來，大家執手相讓，全都進來。王老俠樂嘻嘻地說：「我先洗洗手。」太和給預備洗手水去了。大家坐下後觀看四圍，迎面是架几案八仙桌，兩旁邊有椅子、凳子，寬敞啊。牆上掛著挑山對聯不計其數，完全出於名人手筆。正居中的中堂，是個八仙慶壽，工筆畫真講究。上下首一副對聯，上聯寫的是：春水船如天上坐；下聯配的是：秋山人在畫中行。喝！這是明朝四大才子中唐伯虎的手筆，了不起啊！屋裡頭的陳設也很不俗氣。這時亞然一笑：「老施主，我給你介紹幾位朋友啊。」「嗯，高僧啊，這我可求之不得，來吧。」亞然和尚從普照、鎮東俠、鳳池甘大俠一直介紹到海川。剛把海川介紹完，王十古走到海川面前一抱拳：「喲！童俠客，哈哈，你是我心目中的好兄弟，好朋友。劉俊我給你介紹去了，大概你已經收下了吧？」「唉呀，老人家，晚生童林怎敢呢。」童林就把白馬河甘家堡的事情從頭至尾說了。王十古給甘大俠連連道謝：「這個孩子無知，您多原諒。」「您說哪去了，前輩。」「眾位，我們的鬍子全白了，江湖無輩，綠林無歲，我們都是弟兄啊。」「對對對。」

大家弟兄相稱，泡上茶來，眾人喝茶。王十古這才細問：「不知道海川賢弟和眾位仁兄賢弟怎麼一旦之間，隨著亞然高僧來到寒舍？」老和尚看了看童林：「唉，海川，你說說吧。」童林一抱拳：「哥哥，此番前來有大事相求。提起我的事情，儘管有賓朋跟您提了，恐怕知道的不甚詳細。」海川就把從家裡出走，鬥紙牌誤傷老父逃亡在外，臥虎山學藝奉師命下山興一家武術，頭結一掌仇，風雪困京師，一直說到現在。海川最後說道：「幸虧眾位兄長的幫忙，幾次我童林都化險為夷。這一次大家在鐵善寺，準備到八卦山找李昆太極公要國寶拿二小，但是從中又有高人提到哥哥跟李昆李太極交情莫逆，本係雙方都是武林道的正門正戶，不能為此小事多傷和氣，多樹強敵，所以我們想通過哥哥您斡旋此事，讓兩造言歸於好，化干戈為玉帛。只要太極公能獻出國寶，此事也就作為罷論，因為有王爺做主。我童林有心自己來給哥哥跪門，怕哥哥不肯前去，因此約請眾位兄長們一起來，人多臉重，哥哥，您能不能撥冗前往啊！」亞然念佛號：「彌陀佛，王老俠，海川所說您聽明白了沒有？」老人家王十古聽明白了，說：「眾位，不錯，二十多年前我王十古到雲南一帶去遊歷，知道八卦山九宮八卦連環堡有位混元俠逍遙叟太極公李昆，掌中一對乾坤太極圖，按週天三百六十五式，愚兄我也有一對五形八卦掌，也是按週天三百六十五式。這樣啊，我就找到太極公，蒙他以禮相待，我們兩個人談了幾天，很不錯。我們兩人通過口談，又到了手談，後來我們兩個人就分手了，事隔多年，時過境遷，一晃二十幾年了。今天既然眾位來了，我王十古是義不容辭。」說著話，王十古又轉向海川說：「兄弟，你我之間另有一層關係，雖說你我素不相識，可你看得重哥哥我，我一封書信你收下了劉俊，愚兄有一份感激之情。無奈，你們爺幾個來的時候，也看見門前了，我這兒有多少病人哪，每天需要我診脈看病。這要一走，不是把大家的病都給耽誤了嗎？」大伙兒一聽，得！看起來還是推辭。海川聽完了說：「哥哥，咱們弟兄一見如故，我童林這個人從來不說拐彎話，不錯，您現在給大家瞧著病，但是我要問問您，您現在八十多歲，您也有個百年之後啊，那麼您要死了，人家那些得病的人就不看病了嗎？」大家一聽，嗨！這位還真楞。王十古這麼一聽，覺得也有道理。便說：「車到山前自有路。按兄弟你說，那麼哥哥我就應當奉陪大家去一趟，但是我可有個條件。」

海川忙說：「老哥哥只要您去，不管什麼條件，我都能應。」「眾位仁兄賢弟、亞然老前輩，如果大家認為我王十古打得過李昆李太極，拿我作為打手，請我到那兒憑我王十古三個字壓制李昆，強迫他們交國寶、獻二小，那可不成，我跟李昆是朋友，我跟海川是兄弟，這樣我跟你們眾位也是朋友，金磚不厚，玉瓦不薄，一手托兩家，雙方都是朋友。如果哥哥去了，或者是李昆把我約到八卦山，或者是哥哥我把李昆約到鐵善寺，當眾言明，給你們兩造息事寧人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要是那樣，我就去。」「哥哥的心就是我童林的心。到了以後，您說怎麼辦就怎麼辦，讓我童林吃虧都沒關係，哥哥您只管做主。」「啊，要是那樣的話，愚兄也就放心啦。」大伙兒商量已定，王老俠叫八卦堂藥舖寫了個紙條貼在門口：「今日停診。」一切準備就緒，王老俠又到了後邊，見老伴言明原由，拿軍刃欲與眾俠客一同趕赴昆明八卦山。